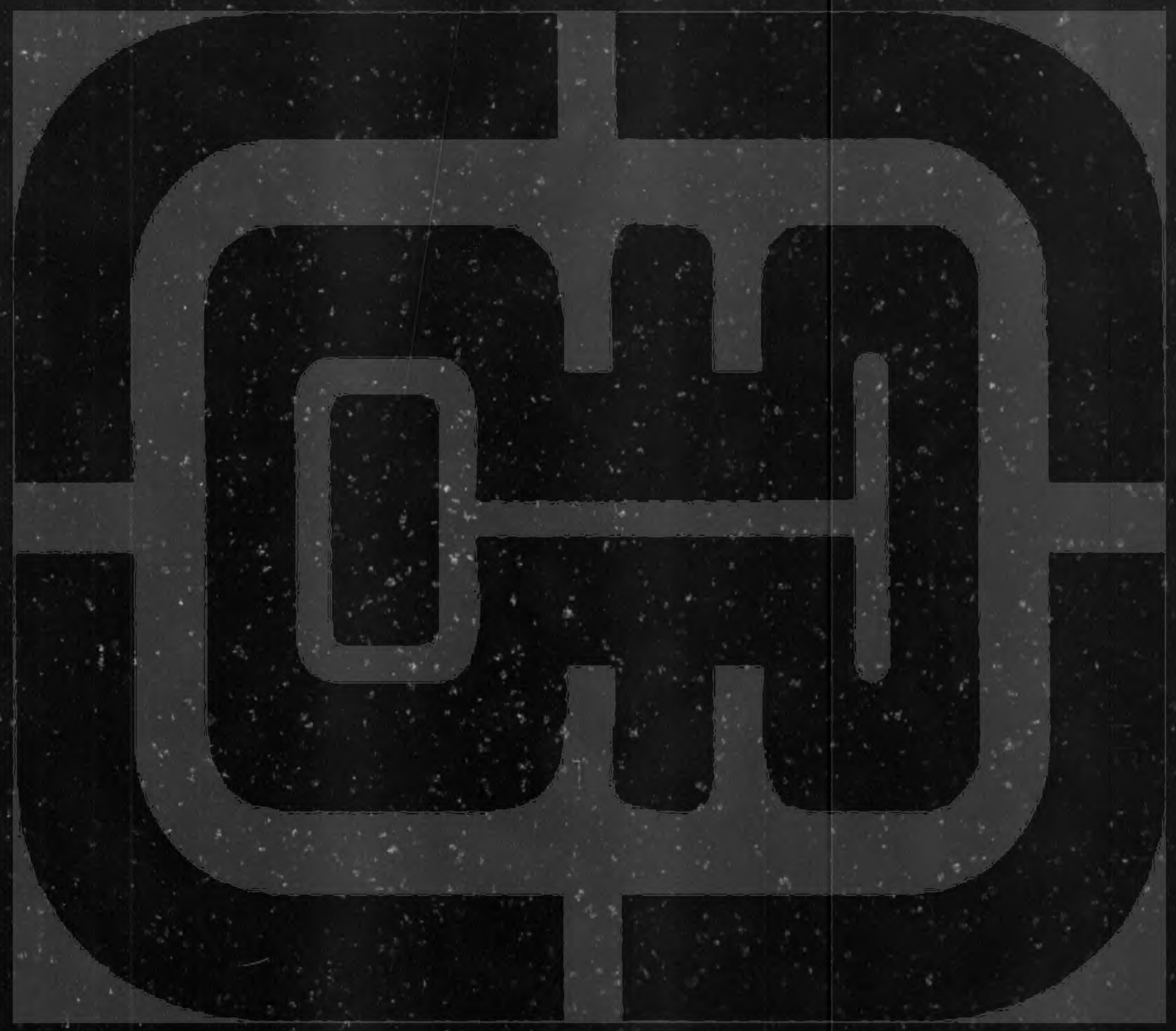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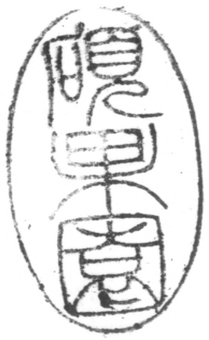

通鑑紀事本末　卷第十二

魏滅蜀

魏邵陵厲公嘉平五年漢衛將軍姜維以練西方風俗衆負其才武欲誘諸羌胡以爲[illegible]謂自能以公西[illegible]斷而有無欲興軍大舉大將軍費禕常[illegible]不[illegible]其兵不過萬人曰吾等不如公相亦已遠[illegible]相猶不能定中夏況吾等乎亦如且保國治[illegible]寸社稷如其功業以俟能者無爲希冀徼倖決成敗於一舉若不如志悔之無及及禕死維得行其志乃將數萬人出石營圍狄道

高貴鄉公正元元年夏四月狄道長李簡密書請降

於漢中，尹姜維寇隴西　冬十月漢姜維自狄道進拔河間臨洮將軍徐質與戰殺其湯震將軍張嶷漢兵乃還

二年秋七月姜維復議出軍征西大將軍張翼廷爭以為國小民勞不宜黷武維不聽率車騎將軍夏侯霸及翼同進八月維將數萬人至枹罕趨狄道征西將軍陳泰敕雍州刺史王經進出狄道須泰軍到東西合勢乃進泰軍陳倉經所統諸軍於故關與漢人戰不利經輒渡洮水泰以經不堅據狄道必有他變率諸軍以經之經已與維戰於洮西大敗以萬餘人還保狄道城餘皆奔散死者甚衆

計張翼說維曰可以止矣不宜復進進或無大功為蛇畫足維大怒遂進圍狄道辛未詔長水校尉尉鄧艾行安西將軍與陳泰并力拒維戊辰復以大尉孚為後繼泰進軍隴西諸將皆曰王經新敗蜀衆大盛將軍以烏合之卒繼敗軍之後當乘勝之鋒殆必不可古人有言蝮蛇螫手壯士解腕孫子曰兵有所不擊地有所不守蓋小有所失而大有所全故也不如據險自保觀釁待敝然後進救此計之得者也泰曰姜維提輕兵深入正欲與我爭鋒原野求一戰之利王經當高壁深壘挫其銳氣今乃與戰使賊得計經既破走維若以戰克之

威進兵東向據櫟陽積穀之實放兵收降招納羌胡東爭關隴傳檄四郡此我之所惡也而乃以乘勝之兵挫峻城之下銳氣之卒屈力致命攻守勢殊客主不同兵書云脩櫓轒轀三月乃成拒堙三月而後已誠非輕軍遠入之利也今維孤軍遠僑糧穀不繼是我速進破賊之時所謂疾雷不及掩耳自然之勢也洮水帶其表維等在其內今乘高據險臨兵頓領不戰必走寇不可縱圍不可久留等何言如是遂進軍度高城嶺潛行夜至狄道東南高山上多舉烽火鳴鼓角狄道城中將士見之至皆憤踊維不意救兵卒至緣山急來攻之秦[illegible]交戰維退秦引兵揚言欲向其還路維懼九月中辰維遁走城中將士乃得出王經歎曰糧不至旬向非救兵速至舉城屠裂覆喪一州矣秦慰勞將士前後遣還更差軍屯守治城壘還屯上邽秦每以一方有事輒以虛聲擾動天下故希簡上事驛書不過六百里大將軍昭曰陳征西沈勇能斷荷方伯之重救將陷之城而不求益兵又希簡上事必能辦賊故也都督大將不當爾邪姜維退駐鍾提

甘露元年春正月姜維進位大將軍　夏六月姜維在鍾提議者多以爲維力已竭未能更出安

西將軍鄧艾曰洮西之敗非小失也士卒彫殘倉廩空虛百姓流離今以策言之彼有乘勝之勢我有虛弱之實一也彼上下相習五兵犀利我將易兵新器仗未復二也彼以船行吾以陸軍勞逸不同三也狄道隴西南安祁山各當有守彼專爲一我分爲四四也從南安隴西因食羌穀若趣祁山熟麥千頃爲之外倉五也賊有黠計其來必矣

秋七月姜維復率衆出祁山聞鄧艾已有備乃還從董亭趣南安艾據武城山以拒之維與艾爭險不克其夜渡渭東行緣山趣上邽艾與戰於段谷大破之以艾爲鎮西將軍都督隴右諸軍事

與其鎮西大將軍胡濟書曾上邽濟失期不至敗士卒星散死者甚衆罷人由是怨維維上書謝求自貶黜乃以衛將軍行大將軍事

二年冬十二月姜維聞魏分關中兵以赴淮南欲乘虛向秦川率數萬人出駱谷至沈嶺時長城積穀甚多而守兵少征西將軍都督雍涼諸軍事司馬望及安西將軍鄧艾進兵據之以拒維維壁於芒水數挑戰望艾不應是時維數出兵蜀人愁苦中散大夫譙周作仇國論以諷之曰或問往古能以弱勝疆者其術何如曰吾聞之處大無患者常多慢處小有憂者常思善多慢則生亂思善則生

治理之常也故周文養民以少取多句踐卹衆以弱斃彊此其術也或曰曩者項彊漢弱相與戰爭項羽與漢約分鴻溝各歸息民張良以爲民志既定則難動也率兵追羽終斃項氏豈必由文王之事乎曰當商周之際王侯世尊君臣久固民習所專深根者難拔據固者難遷當此之時雖漢祖安能仗劒鞭馬取天下乎及秦罷侯置守之後民疲秦役天下土崩或歲改主或月易公鳥驚獸駭莫知所從於是豪彊並爭虎裂狼分疾搏者獲多遲顧者見吞今我與彼皆傳國易世矣既非秦末鼎沸之時實有六國並據之勢故可爲文王難爲漢祖失民之疲勞則騷擾之兆生上慢下暴則瓦解之形起諺曰射幸數跌不如審發是故智者不爲小利移目不爲意似改步時可而後動數合而後舉故湯武之師不再戰而克誠重民勞而度時審也如遂極武黷征土崩埶生不幸遇難雖有智者將不能謀之矣

三年春二月姜維退還成都復拜大將軍初漢昭烈留魏延鎮漢中皆實兵諸圍以禦外敵敵若來攻使不得入及興埶之役王平捍拒曹爽皆承此制及姜維南事建議以爲錯守諸圍適可御敵不獲大利不若使閉敵至諸圍皆斂兵聚穀退就

漢樂二城聽敵入平重關頭鎮守以捍之令游軍
旁出以伺其虛敵攻關不克野無散穀千里運糧
自然疲乏引退之日然後諸城並出與游軍并力
搏之此殄敵之術也於是漢王令督漢中胡濟却
住漢壽監軍王含守樂城護軍蔣斌守漢城
四年尚書令陳祗以巧佞有寵於漢主姜維雖位
在祗上而多率衆在外希親朝政權任不及祗
秋八月丙子祗卒漢主以僕射義陽董厥爲尚
書令尚書諸葛瞻爲僕射
元皇帝景元二年冬十月漢主以董厥爲輔國大
將軍諸葛瞻爲都護衛將軍并平尚書事以書令

樊建爲尚書令時中常侍黃皓用事殿中皆不能
矯正士大夫多附之唯建不與皓往來秘書令郤
正久在內職與皓比屋周旋三十餘年澹然自守
以書自娛既不爲皓所爲亦不爲皓所憎故官不
過六百石而亦不罹其禍漢王來愛皓皓
皓譖之使十年不得朝見漢王使五官中郎將薛
珝聘于漢及還具主問漢政得失珝曰主闇而不
知其過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聞直言經
其野民皆菜色臣聞燕雀處堂子母相樂自以爲
至安也突決棟焚而燕雀怡然不知禍之將及其
是之謂乎珝綜之子也

三年秋八月大將軍姜維將出軍右車騎將軍廖化曰兵不戢必自焚伯約之謂也智不出敵而力少於寇用之無厭將何以存　冬十月維入寇洮陽鄧艾與戰於侯和破之維退住沓中初維以羈旅依漢身受重任興兵累年功績不立黃皓用事於中與右大將軍閻宇親善陰欲廢維樹宇維知之言於漢主曰皓嬖幸巧專恣將敗國家請殺之漢主曰皓趨走小臣耳往董允每切齒吾常恨之君何足介意維見皓枝附葉連懼於失言遜辭而出漢主敕皓詣維陳謝維由是自疑懼返自洮陽因求種麥沓中不敢歸成都　司馬昭患姜維數爲寇官騶路遺矢爲刺客入營從事中郎荀勗明公爲天下宰宜枝正義以伐違貳而以刺客滅賊非所以刑于四海也昭善之勗爽之曾孫也昭欲大舉伐漢朝臣多以爲不可獨司隸校尉鍾會勸之昭諭衆曰自定壽春以來忘役六年治兵繕甲以擬二虜今吳地廣大而下濕攻之用功差難不如先定巴蜀三年之後因順流之勢水陸並進此滅號取虞之勢也計蜀戰士九萬居守成都及備他境不下四萬然則餘衆不過五萬今緣姜維於沓中使不得東顧直指駱谷出其空虛之地以襲漢中以劉禪之闇而邊城外破士女內震其亡

可知也乃以鍾會爲鎮西將軍都督關中征西將軍鄧艾以爲蜀未有釁隙陳異議昭使主簿師纂爲艾司馬以諭之艾乃奉命姜維表漢主聞鍾會治兵關中欲規進取宜並遣左右車騎張翼廖化督諸軍分護陽安關口及陰平之橋頭以防未然黃皓信巫鬼謂敵終不自致啓漢主寢其事羣臣莫知

四年夏五月詔諸軍大舉伐漢遣征西將軍鄧艾督三萬餘人自狄道趣甘松沓中以連綴姜維雍州刺史諸葛緒督三萬餘人自祁山趣武街橋頭絕維歸[illegible]會統十餘萬衆分從斜谷駱谷子午谷趣漢中以廷尉衛瓘持節監艾會軍事行鎮西軍司瓘覬之子也會過幽州刺史王雄之孫戎問計將安出戎曰道家有言爲而不恃非成功難保之難也或以問參相國軍事平原劉寔曰鍾鄧其平蜀乎寔曰破蜀必矣而皆不還客問其故寔笑而不荅　秋八月軍發洛陽大賚將士陳師誓衆將軍鄧艾謂蜀未可討司馬昭斬以徇漢人聞魏兵且至乃遣廖化將兵詣沓中爲姜維繼援張翼董厥等詣陽安關口爲諸圍外助大赦改元炎興敕諸圍皆不得戰退保漢樂二城城中各有兵五千人翼厥比至陰平聞諸葛緒將向建威留住

月餘待之鍾會率諸軍平行至漢中九月鍾會使前將軍李輔統萬人圍王含於樂城護軍荀愷圍蔣斌於漢城會徑過西趣陽安口遣人祭諸葛亮墓初漢武興督蔣舒在事無稱漢朝令人代之使助將軍傅僉守關口舒由是恨鍾會使護軍胡烈爲前鋒攻關口舒詭謂僉曰今賊至不擊而閉城自守非良圖也僉曰受命保城惟全爲功今違命出戰若喪師負國死無益矣舒曰子以保城獲全爲功我以出戰克敵爲功請各行其志遂率其衆出僉謂其戰也不設備舒卒其衆迎降胡烈烈乘虛襲城僉格鬬而死僉彤之子也鍾會聞關口已下長驅而前大得庫藏積穀鄧艾遣天水太守[illegible]頓直攻姜維營隴西太守牽弘邀其前金城太守楊欣趣甘松維聞鍾會諸軍已入漢中引兵還欣等追躡於彊川口大戰維敗走聞諸葛緒已塞道屯橋頭乃從孔函谷入北道欲出緒後緒聞之却還三十里維入北道三十餘里聞緒軍却尋還從橋頭過緒趣截維較一日不及維遂還至陰平合集士衆欲赴關城未到聞其已破退趣白水遇廖化張翼董厥等合兵守劒閣以拒會　冬十月鄧艾進至陰平簡選精銳欲與諸葛緒自江油趣成都緒以本受節度邀姜維西行非本詔遂引軍

向白水與鍾會合會欲專軍執密白緒畏懦不進
檻車徵還軍悉屬會姜維列營守險會攻之不能
克糧道險遠軍食乏欲引還鄧艾上言賊已摧折
宜遂乘之若從陰平由邪徑經漢德陽亭趣涪出
劒閣西百里去成都三百餘里奇兵衝其腹心出
其不意劒閣之守必還赴涪則會方軌而進劒閣
之軍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遂自陰平行無人之
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至爲
艱險又糧運將匱瀕於危殆艾以氈自裹推轉而
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油蜀守
將馬邈降諸葛瞻督[illegible]至涪停住不進[illegible]

書郎黃崇權之子也屈[illegible]勸瞻宜速行據險無令[illegible]
得入平地瞻猶豫未納崇再三言之至于流涕瞻
不能從艾遂長驅而前擊破瞻前鋒瞻退住緜竹
艾以書誘瞻曰若降者必表爲琅琊王瞻怒斬艾
使列陳以待艾艾遣子惠唐亭侯忠等出其右司
馬師纂等出其左忠纂戰不利並引還曰賊未可
擊艾怒曰存亡之分在此一舉何不可之有叱忠
纂等將斬之忠纂馳還更戰大破斬瞻及黃崇瞻
子尚歎曰父子荷國重恩不早斬黃皓使敗國殄
民用生何爲策馬冒陳而死漢人不意魏兵卒至
不爲城守調度聞艾已入平土百姓擾擾皆逆山

野不可禁制漢主使羣臣會議或以爲蜀之與吳本乎四且可犇吳或以爲南中七郡阻險斗絕易以自守宜可犇南光祿大夫譙周以爲自古以來無寄他國爲天子者今若入吳國亦當臣服且治政不殊則大能吞小此數之自然也由此言之則魏能并吳吳不能并魏明矣等爲稱臣爲小孰與爲大再辱之恥何與一辱且若欲犇南則當早爲之計然後可往今大敵已近禍敗將及羣小之心無一可保恐發日之變不測何至南之有乎或曰今艾已不遠恐不受降如之何周曰方今東吳未甯重蜀不得已不受之不得不禮遇正

[illegible]魏魏不裂土以封[illegible]者周請身詣[illegible]以義[illegible]之衆人皆從周議漢主猶欲入南狩[illegible]不決周上疏曰南方遠夷之地平常無所供爲猶數叛叛自丞相亮以兵威偪之窮乃率從今若至南外當拒敵內供服御費用張廣他無所取耗損諸夷其叛必矣漢主乃遣侍中張紹等奉璽綬以降於艾北地王諶怒曰若理窮力屈禍敗將及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可也柰何降乎漢主不聽是日諶哭於昭烈之廟先殺妻子而後自殺張紹等見鄧艾於雒艾大喜報書褒納漢主遣太僕蔣顯別敕姜維使降鍾會又遣尚書

郡李虎送士民簿於艾户二十八萬口九十四萬甲士十萬二千吏四萬人艾至成都城北漢主率太子諸王及羣臣六十餘人面縛輿櫬詣軍門艾持節解縛焚櫬延請相見檢御將士無得虜略綏納降附使復舊業輒依鄧禹故事承制拜漢主禪行驃騎將軍太子奉車諸王駙馬都尉漢羣司各隨高下拜爲王官或領艾官屬以師纂領益州刺史隴西太守牽弘等領蜀中諸郡艾聞黃皓姦險收閉將殺之皓賂艾左右卒以得免姜維等聞諸葛瞻敗未知漢主所嚮乃引軍東入于巴鍾會進軍至涪遣胡烈等追維維至郪得漢主敕命乃

[illegible]放收送鄧艾得於胡烈[illegible]自從來道與廖化張翼[illegible]會降將士咸怒拔刀斫石於是諸郡[illegible]守皆被漢主敕罷[illegible]降鍾會厚待姜維等皆權還其印綬節蓋[illegible]伐蜀也吳人或謂襄陽張悌曰司馬氏得政以來大難屢作百姓未服今又勞力遠征敗於不暇何以能克悌曰不然曹操雖功蓋中夏民畏其威而不懷其德也丕叡承之刑簡役重東西驅馳無有寧歲司馬懿父子累有大功除其煩苛而布其平惠爲之謀主而救其疾苦民心歸之亦已久矣故淮南三叛而腹心不擾菅髦之死四方不動任賢使能各盡其心其本根

固矣姦計立矣今蜀闇宦專朝國無政令而玩戎黷武民勞卒敝競於外利不脩守備彼彊弱不同智筭亦勝因危而伐殆無不克噫彼之得志我之憂也吳人笑其言至是乃服　十二月乙卯以鄧艾爲太尉鍾會爲司徒　鄧艾在成都頗自矜伐謂蜀士大夫曰諸君賴遭艾故得有今日耳如遇吳漢之徒已殄滅矣艾以書言於晉公昭曰兵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因平蜀之勢以乘吳吳人震恐席卷之時也然大舉之後將士疲勞不可便用且徐緩之留隴右兵二萬人蜀兵二萬人著屯興治爲軍農要用並作舟船豫爲順流之事然後發

使告以利害吳必歸化可不征而定也今宜厚劉禪以致孫休封禪爲扶風王錫其資財供其左右邪有董卓塢爲之宮舍爵其子爲公侯食郡內縣以顯歸命之寵開廣陵城陽以待吳人則畏威懷惠望風而從矣昭使監軍衛瓘喻艾事當須報不宜輒行艾重言曰銜命征行奉指授之策元惡既服至於承制拜假以安初附謂合權宜今蜀舉衆歸命地盡南海東接吳會宜早鎮定若待國命往復道途延引日月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今吳未賓埶與蜀連不可拘常以失事機兵法進不求名退不避罪艾雖無

古人之節終不自嫌以損國家計也鍾會內有異志姜維知之欲構成擾亂乃說會曰聞君自淮南已來籌無遺策晉道克昌皆君之力今復定蜀威德振世民高其功主畏其謀欲以此安歸乎何不瀌蠡陶朱公泛舟絕迹全功保身邪會曰君言遠矣我不能行且為今之道或未盡於此也維曰其佗則君智力之所能無煩於老夫矣由是情好歡甚出則同輦坐則同席會因鄧艾承制專事乃與衛瓘密白艾有反狀會善效人書於劍閣要艾章表白事皆易其言令辭指悖慢多自矜伐又毀晉大將軍昭報書手作以疑之

咸熙元年春正月壬辰詔以檻車徵鄧艾晉公恐艾不從命敕鍾會進軍成都又遣賈充將兵入斜谷昭自將大軍從帝幸長安以諸王公皆在鄴乃以山濤為行軍司馬鎮鄴初鍾會以才能見任昭夫人王氏言於昭曰會見利忘義好為事端寵過必亂不可大任及會將伐漢西曹屬邵悌言於晉公曰今遣鍾會率十萬餘衆伐蜀愚謂會單身無任不若使餘人行也晉公笑曰我寧不知此邪蜀數為邊寇師老民疲我今伐之如指掌耳而衆言蜀不可伐夫人心豫怯則智勇並竭智勇並竭而彊使之適所以為敵禽耳惟鍾會與人意同今

遣會伐蜀蜀必可滅滅蜀之後就如卿慮何憂其不能辦邪夫蜀已破亡遺民震恐不足與共圖事中國將士各自思歸不肯與同也會若作惡秖自滅族耳卿不須憂此慎勿使人聞也及晉公將之長安悔復曰鍾會所統兵五六倍於鄧艾但可敕會收艾不須自行晉公曰卿意猶言邪而云不須行乎雖然所言不可一日也我要自當以信意待人但人不當負我耳我豈可先人生心哉近日賈護軍問我頗疑鍾會不我答言如今遣卿行寧可復疑卿邪賈亦無以易此言也我到長安則自了矣會遣蔣瓘先至成都

艾殺瓘因以為艾罪瓘知其意然不可得距乃夜至成都檄艾所統諸將稱奉詔收艾其餘一無所問若來赴官軍爵賞如先敢有不出誅及三族比至雞鳴悉來赴瓘唯艾帳內在焉平旦開門瓘棄使者車徑入至艾所居艾尚卧未起遂執艾父子置艾於檻車諸將圖欲劫艾整仗趣瓘營瓘輕出迎之僞作表草將申明艾事諸將信之而止丙子會至成都送艾赴京師會所憚惟艾艾父子既禽會獨統大衆威震西土遂決意謀反會欲使姜維將五萬人出斜谷為前驅會自將大衆隨其後既至長安令騎士從陸道步兵從水道順流浮渭入

河以爲五日可到孟津與騎兵會洛陽一日天下可定也會得賈公書云恐鄧艾或不就徵今遣中護軍賈充將步騎萬人徑入斜谷屯樂城吾自將十萬屯長安相見在近會得書驚呼所親語之曰但取鄧艾相國知我獨辦之今來大重必覺我異矣便當速發事成可得天下不成退保蜀漢不失作劉備也丁丑會悉請護軍郡守牙門騎督以上及蜀之故官爲太后發哀於蜀朝堂矯太后遺詔使會起兵廢司馬昭皆班二小坐上人使下議訖書版署置更使所親信代領諸軍所請羣官悉聞著益州諸曹經中城門宮門皆閉嚴兵圍守衛瓘詐稱疾篤出就外廨會信之無所復憚姜維欲使會盡殺北來諸將已因殺會畢坑魏兵復立漢主密書與劉禪曰願陛下忍數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復安日月幽而復明會從維言誅諸將猶豫未決會帳下督丘建本屬胡烈會愛信之建恐烈獨坐啓會使聽內一親兵出取飲食諸牙門隨例各內一人烈給語親兵及蹤與其子淵曰丘建密說消息會已作大坑白稽數千欲悉呼外兵入人賜白帽拜散將以次梏殺內坑中諸牙門親兵亦咸說此語一夜轉相告皆徧己卯日中胡淵率其父兵齎鼓出門諸軍不期皆鼓譟而出曾無督促

之者而爭先赴城時會方給姜維鎧杖白外有匈
匈聲似失火者有頃白兵走向城會驚謂維曰兵
來似欲作惡當云何維曰但當擊之耳會遣兵悉
殺所閉諸牙門郡守內人共舉机以拄門兵斫門
不能破斯須城外倚梯登城或燒城屋蟻附亂進
矢下如雨牙門郡守各緣屋出與其軍士相得姜
維率會左右戰手殺五六人衆格斬維等前殺會
會將士死者數百人殺漢太子瑨及姜維妻子軍
衆鈔略死喪狼籍衛瓘部分諸將數日乃定鄧艾
本營將士追出艾於檻車迎還衛瓘自以與會共
留艾恐其爲變乃遣護軍田續等將兵襲艾過於
斬竹西斬艾父子艾之入江油也田續不進[illegible]
斬續既而捨之及瓘遣續謂曰可以報江油之[illegible]
吳鎮西長史杜預言於衆曰伯玉其不免乎身爲
名士位望已高既無德音又不御下以正將何以
堪其責乎瓘聞之不候駕而謝預預恕之子也鄧
艾餘子在洛陽者悉伏誅徙其妻及孫於西城鍾
會兄毓嘗密言於晉公曰會挾術難保不可專任
及會反毓已卒晉公思鍾繇之勳與毓之賢特原
毓子峻迪官爵如故會功曹向雄收葬會尸晉公
召而責之曰往者王經之死卿哭於東市而我不
問鍾會躬爲叛逆又輒收葬若復相容其如王法

何雄曰昔先王掩骼埋胔仁流朽骨當時豈先卜其功罪而後收葬哉今王誅既加於法已備雄感義收葬教亦無闕法立於上教弘於下以此訓物不亦可乎何必使雄背死違生以立於世明公讎對枯骨捐之中野豈仁賢之度哉晉公悅與宴談而遣之

三月劉禪舉家東遷洛陽時擾攘倉卒禪之大臣無從行者惟祕書令郤正及殿中督汝南張通捨妻子單身隨禪禪賴正相導宜適舉勤無闕乃慨然歎息恨知正之晚初漢建寧大守霍弋都督南中聞魏兵至欲赴成都劉禪以備敵既定不聽成都不守弋素服大臨三日諸將咸勸弋宜速降弋曰今道路隔塞未詳主之安危去就大故不可苟也若魏以禮遇主上則保境而降不聽也若萬一危辱吾將以死拒之何論遲速邪得禪東遷之問始率六郡將守上表曰臣聞人生於三事之如一惟難所在則致其命今臣國敗主陷守死無所是以委質不敢有貳晉王善之拜南中都尉委以本任丁亥封劉禪為安樂公子孫及羣臣封侯者五十餘人晉王與禪宴為之作故蜀技旁人皆為之感愴而禪喜笑自若王謂賈充曰人之無情乃至於是雖使諸葛亮在不能輔之久全況姜維邪佗日王問禪曰頗思蜀否禪曰此間樂

不思蜀也邵正聞之謂禪曰若王後問宜泣而答曰先人墳墓遠在岷蜀乃心西悲無日不思因閉其目會王復問禪對如前王曰何乃似邵正語邪禪驚視曰誠如尊命左右皆笑　初鍾會之伐漢也辛憲英謂其夫之從子羊祜曰會在事縱恣非持久處下之道吾畏其有他志也會請其子郎中琇爲參軍憲英憂曰他日吾爲國憂今日難至吾家矣琇固請於晉王王不聽憲英謂琇曰行矣戒之軍旅之間可以濟者其惟仁恕乎琇竟以全歸

癸巳詔以琇嘗諫會反賜爵關內侯

晉武帝泰始五年春二月濟陰大守巴西文立上言故蜀之名臣子孫流徙中國者宜量才叙用以慰巴蜀之心傾吳人之望帝從之己未詔曰諸葛亮在蜀盡其心力其子瞻臨難而死義其孫京宜隨才署吏又詔曰蜀將傅僉父子死於其主天下之善一也豈由彼此以爲異哉僉息著暴没入奚官宜免爲庶人

七年安樂思公劉禪卒

九年　初鄧艾之死人皆寃之而朝廷無爲之辨者及帝即位議郎郭煌段灼上疏曰鄧艾心懷至忠而荷反逆之名平定巴蜀而受三族之誅艾性剛急矜功伐善不能協同朋類故莫肯理之臣竊

以爲艾本屯田掌犢人寵位已極功名已成七十老公復何所求正以劉禪初降遠郡未附矯令承制權安社稷鍾會有悖逆之心畏艾威名因其疑似（太上御名）成其事艾被詔書即遣彊兵束身就縛不敢顧望誠自知奉見先帝必無當死之理也會受誅之後艾官屬將吏愚戇相聚自共追艾破壞檻車解其囚執艾在困地狼狽失據未嘗與腹心之人有平素之謀獨受腹背之誅豈不哀哉陛下龍興開弘大度謂可聽艾歸葬舊墓還其田宅以平蜀之功繼封其後使艾闔棺定謚死無所恨則天下御名之士思立功之臣必投湯火樂爲陛下死矣

帝善其言而未能從會帝問給事中樊建以諸葛亮之治蜀曰吾獨不得如亮者而臣之乎建稽首曰陛下知鄧艾之寃而不能直雖得亮得無如馮唐之言乎帝笑曰卿言起我意乃以艾孫朗爲郎中

淮南三叛　文欽　毋丘儉　諸葛誕

魏高貴鄉公正元元年　初揚州刺史文欽驍果紀人曹爽以鄉里故愛之欽恃爽埶多所陵傲及爽誅欽已內懼又好增虜級以邀功賞司馬師常抑之由是怨望鎮東將軍毋丘儉素與夏侯玄李豐善玄等死儉亦不自安乃以計厚待欽儉子治

書侍御史甸謂儉曰大人居方嶽重任國家傾覆而晏然自守將受四海之責矣儉然之

二年春正月儉欽矯太后詔起兵於壽春移檄州郡以討司馬師又表言相國懿忠正有大勳於社稷宜宥及後世請廢師以侯就第以弟昭代之太尉孚忠老小心護軍望忠公親事皆宜親寵授以要任望亞之子也儉又遣使邀鎮南將軍諸葛誕誕斬其使儉欽將五六萬衆渡淮西至項儉堅守使欽在外為游兵司馬師問計於河南尹王肅肅曰昔關羽虜于禁於漢濱有北向爭天下之志孫權襲取其將士家屬羽士衆一旦瓦解公決將士父母妻子皆在內州但急往禦衛使不得前必有翻將士崩之勢矣時師新割目瘤創甚以爲大將軍不宜自行不如遣太尉孚指之孚王肅與尚書傅嘏中書侍郎鍾會勸師自行師怒不決嘏曰淮焚兵勁而儉等分羣[illegible]其銳未易當也若諸將戰有利鈍大勢一失則公事敗矣師瞿然起曰我請輿疾而東戊午師率中外諸軍以討儉欽以弟昭兼中領軍留鎮洛陽召三方兵會于陳許師問計於光祿勳鄭袤袤曰毋立儉好謀而不達事情文欽勇而無算今大軍出其不意江淮之卒銳而不能固宜深溝高壘以挫其氣此亞夫之

長策也師稱善師以荆州刺史王基爲行監軍假節統許昌軍基言於師曰淮南之逆非吏民思亂也儉等誑誘迫脅畏目下之戮是以尚屯聚耳若大兵一臨必土崩瓦解儉欽之首不終朝而致於軍門矣師從之以基爲前軍既而復敕基停駐基以爲儉等舉軍足以深入而久不進者是其詐僞已露衆心疑沮也今不張示威形以副民望而停軍高壘有似畏懦非用兵之藝也若儉欽虜略人民以自益又州郡兵家家爲賊所得者更懷離心儉等所迫脅者自顧罪重不敢復還此爲錯兵無用之地而成姦宄之源兵寇因之則淮南非國家之國

[illegible]次豫危而不安此計之大失也軍宜速進據南頓南頓有大邸閣計足軍人四十日糧據險堅城因積穀先人有奪人之心此平賊之要也其公屢請乃聽進據濮水閏月甲申師次于濮橋儉將吏招李續相次來降王基復言於師曰兵聞拙速未覩巧之久也方今外寇有疆寇內有叛臣若不速決則事之深淺未可測也議者多言將軍持重將軍持重是也停軍不進非也持重非不行之謂也進而不可犯耳今保壁堅以積實資虜而遠運糧糧甚非計也師猶未許基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一不受彼得則利我得亦利是謂爭地南頓是也遂極進

據南頓儉等從項亦欲任爭發十餘里聞基先到乃復還保項　吳丞相將帥率票騎將軍呂據上大將軍會稽留贊襲壽春司馬師命諸軍皆深壁高壘以待東軍之集諸將請進軍攻項師曰諸軍皆得其一未知其二淮南將士本無反志儉欽說誘脅與之舉事謂遠近必應而事起之日淮北不從史招李續前後尾解內乖外叛自知必敗困獸思鬬上迷戰更合其志雖云必克傷人亦多且儉等欺誑將士說變言端小與持久詐情日露此不戰而克之術也乃遣[illegible]誕督豫州諸軍自安風向壽春東將軍胡遵督青徐諸軍出譙宋之間絕其歸路師屯汝陽毋丘儉文欽進不得鬬退恐壽春見襲計窮不知所為淮南將士家皆在北衆心沮敗降者相屬惟淮南新附農民為之用儉之初起遣健步齎書至兗州兗州刺史鄧艾斬之將兵萬餘人兼道前進先趨樂嘉城作浮橋以待師儉使文欽將兵襲之師自汝陽潛兵就艾於樂嘉欽猝見大軍驚愕未知所為欽子鴦年十八勇力絕人謂欽曰及其未定擊之可破也於是分為二隊夜來攻軍鴦率壯士先至鼓譟軍中震擾師驚駭鴦矢柄目突出恐衆知之圍被皆破欽失期不應會聞鴦見兵盛乃引還師謂諸將曰賊走矣可追之諸將曰欽

父子驍猛未有所屈何苦而走師曰夫一鼓作氣再而衰鵞鼓譟失應其埶已屈不走何待而東鵞曰不先折其埶不得去也乃與驍騎十餘摧鋒陷陣所向皆披靡遂引去師使左長史司馬班率驍騎八千翼而追之鵞以疋馬入數千騎中輒殺傷百餘人乃出如此者六七追騎莫敢逼殿中人尹大目小爲曹氏家奴常在天子左右師將與俱行大目知師一日已出啓云文欽本是明公腹心但爲人所誤耳又天子鄉里素與大目相信乞爲公追解語之令還面公復好師許之大目單身來入馬被鎧冑追欽語相與語大目具陳欽爲曹氏謬言君侯何苦不可復忍數日中兵欲欽解其旨欽殊不悟乃更厲聲罵大目曰汝去方家人不念報恩而反與司馬師作逆不顧上天天不祐汝張弓傅矢欲射大目大目涕泣曰世事敗矣善自努力是日毋丘儉聞欽退恐懼夜走衆遂大潰欽還至項以孤軍無繼不能自立欲還壽春壽春已潰遂犇吳吳孫峻至東興聞儉等敗壬寅進至舒畢文欽父子詣軍降毋丘儉走比至慎縣左右人王稍棄儉去儉藏水邊草中甲辰安風津民張屬就儉傳首京師封屬爲侯諸葛誕至壽春壽春城中十餘萬口懼誅或流迸山澤或散走入吳詔以誕爲鎮東

六將軍儀同三司都督揚州諸軍事奚毋丘儉三族儉黨七百餘人繫獄侍御史杜友治之惟孫峻首事者十人餘皆奏免之　吳孫峻聞諸葛誕已據壽春乃引兵還以文欽爲都護鎮北大將軍豫州牧甘露元年秋九月吳孫峻卒孫綝輔政

甘露二年夏四月征東大將軍諸葛誕素與夏侯玄鄧颺等友善玄等死王凌毋丘儉相繼誅滅誕內不自安乃傾帑藏振施曲赦有罪以收衆心畜養揚州輕俠數千人以爲死士因吳人欲向徐[illegible]請十萬衆以守壽春又求臨淮築城以備吳寇司馬昭初秉政長史賈充請遣參佐慰勞四征且觀其志昭遣充至淮南充見誕論說時事因曰洛中諸賢皆願禪代君以爲如何誕厲聲曰卿非賈豫州子乎世受魏恩豈可欲以社稷輸人乎若洛中有難吾當死之充默然還言於昭曰諸葛誕再在揚州得士衆心今召之必不來然反疾而禍小不召則反遲而禍大不如召之昭從之甲子詔以誕爲司空召赴京師誕得詔書愈恐疑揚州刺史樂綝間已遂殺綝斂淮南及淮北郡縣屯田口十餘萬官兵揚州新附勝兵者四五萬人聚穀足一年食爲閉門自守之計遣長史吳綱將小子靚至吳稱臣請救并請以牙門子弟爲質　司馬昭奉帝

及太后討諸葛誕吳綱至吳吳人大喜使將軍全懌全端唐咨王祚將三萬衆與文欽同救誕誕以誕爲左都護假節大司徒票騎將軍青州牧封壽春侯懌琮之子端其從子也六月甲子車駕次項司馬昭督諸軍二十六萬進屯丘頭以鎮南將軍王基行鎮東將軍都督揚豫諸軍事與安東將軍陳騫等圍壽春基始至圍城未合文欽全懌等從城東北因山乘險得將其衆突入城昭敕基卻軍堅壁基累求進討會吳朱異率三萬人進屯安豐爲文欽外勢詔基引諸軍轉據北山基謂諸將曰今圍壘轉固兵馬向集但當精脩守備以待敵逸而乎移兵守險使得放縱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遂守便宜上疏曰今與賊家對敵當不動如山若遷移依險人心搖蕩於勢大損諸軍並據深溝高壘衆心皆定不可傾動此御兵之要也書奏報聽於是基等四面合圍表裏再重塹壘甚峻文欽等數出犯圍逆擊走之司馬昭又使奮武將軍監青州諸軍事石苞督兗州刺史州泰徐州刺史胡質等簡銳卒爲游軍以備外寇泰擊破朱異於陽淵異走泰追之殺傷二千人　秋七月吳大將軍琳大發卒出屯鑊里復遣朱異帥將軍丁泰黎斐等五人前解壽春之圍異留輜重於都陸進屯黎

衆石苞州泰又擊破之泰山太守胡烈以奇兵五千襲都陸盡焚異資糧異將餘兵食葛葉走歸孫綝綝使異更死戰異以士卒乏食不從綝命綝怒九月己巳綝斬異於鑊里辛未引兵還建業綝既不能拔出諸葛誕而喪敗士衆自戮名將由是吳人莫不怨之司馬昭曰異不得至壽春非其罪也而吳人殺之欲以謝壽春而堅誕意使其猶望救耳今當堅圍備其越逸而多方以誤之乃縱反間揚言吳救方至大軍之食分遣羸疾就穀淮北執不能久誕等益寬恣食俄而城中之糧外盡不至戰軍將士馬彝皆誕腹心謀主也言於誕曰朱異等以大衆來而不能進孫綝殺異而歸江東分以發兵爲名內實坐須成敗今宜及衆心尚固士卒思用并力決死攻其一面庶不能盡克猶有可全者空坐守死無爲也文欽曰公今舉十餘萬之衆歸命於吳而欽與全端等皆同居死地父兄子弟盡在江表就孫綝不欲來主上及其親戚豈肯聽乎且中國無歲無事軍民並疲今守我一年內變將起奈何捨此欲乘危徼幸乎班彝固勸之欲怒誕欲殺班彝二人懼十一月棄誕踰城來降公主懌兄子輝儀在建業與其家內爭訟攜其母將部曲數十家來奔於是懌與兄子靖及全端弟翩翩皆

將丘在壽春城中司馬昭用黃門侍郎鍾會密
爲輝儀作書使輝儀所親信齎入城告懌等以吳
中怒懌等不能拔壽春欲盡誅諸將家故逃來歸
命十二月懌等率其衆數千人開門出降城中震
懼不知所爲詔拜懌平東將軍封臨湘侯端等皆封
拜各有差

三年春正月文欽謂諸葛誕曰蔣班焦彝謂我不
能出而走全端全懌又率衆逆降此敵無備之時
正可以戰矣誕及唐咨等皆以爲然遂大爲攻具
晝夜五六日攻南圍欲決圍而出圍上諸軍臨壍
[illegible]車火箭逆燒破其攻具矢石雨下死傷[illegible]
流血塹復還城城中食轉竭出降者數萬口欽
欲益北方人省食唯兵人堅守誕不聽由是爭
隙欽素與誕有隙徒以討合事急愈相疑欽曰元誕
計事誕遂殺欽欽子鴦虎將兵在小城中聞欽死
勒兵赴之衆不爲用遂單走踰城出自歸於司馬
昭軍吏請誅之昭曰欽之罪不容誅其子固應怨就
戮然鴦虎以窮歸命且城未拔殺之是堅其心也
乃赦鴦虎使將數百騎巡城呼曰文欽之子猶不
見殺其餘何懼又表鴦虎皆爲將軍賜爵關內侯
城內皆喜且日益飢困司馬昭身自臨圍見城上
持弓者不發曰可攻矣乃四面進軍同時鼓譟登

城二月乙酉克之誕窘急單馬將其麾下突小城欲出司馬胡奮部兵擊斬之吳三族誕麾下數百人皆拱手爲列不降每斬一人輒降之卒不變以至於盡吳將于詮曰大丈夫受命其主以兵救人既不能克又束手於敵吾弗取也乃免冑冒陳而死唐咨王祚等皆降吳兵萬衆器仗山積司馬昭初圍壽春王基石苞等皆欲急攻之昭以爲壽春城固而衆多攻之必力屈若有外寇表裏受敵此危道也今三叛相聚於孤城之中天其或者使同就戮吾當以全策縻之但堅守三面若吳賊陸遣而來軍糧必少吾以游兵輕騎絕其轉輸可不戰而敗也吳賊破欽等必成擒矣乃命諸軍按照以守之卒不煩攻而破議者又以爲淮南仍爲叛逆吳在江南不可縱惡坑之昭曰古之用兵人主國爲上戮其元惡而已吳兵就得亡還適可以示中國之大度耳一無所殺分布三河近郡以安處之拜唐咨安遠將軍其餘裨將咸假位號衆皆悅服其淮南將士吏民爲誕所脅略者皆赦之聽交鶩兄弟收斂父喪給其車牛致葬舊墓昭遺王基書曰初議者云云求移者甚衆時未臨履亦謂宜然將軍深筭利害獨秉固志上違詔命下拒衆議終至制敵禽賊雖古人所述不是過也昭

欲遣諸將輕兵深入招迎唐咨等子弟因釁有滅吳之勢王基諫曰昔諸葛恪乘東關之勝竭江表之兵以圍新城城既不拔而衆死者太半姜維因洮西之利輕兵深入糧餉不繼軍覆上邽夫大捷之後上下輕敵輕敵則慮難不深今賊新敗於外又內患未弭是其脩備設慮之時也且兵出踰年人有歸志今俘馘十萬罪人斯得自歷代征伐未有全丘獨克如今之盛者也武皇帝克袁紹於官渡自以所獲已多不復追奔惟挫威也昭乃止以基爲征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進封東武侯

君鑿齒曰若子謂司馬大將軍衆是役也可謂以德攻

夫建業者異道各方所尚而不能兼也故窮武之雄斃於不仁存美之國喪於懦退今一征而禽三叛大虜吳衆席卷淮浦俘馘十萬可謂壯矣而未及安坐賞王基之功種惠吳人結異類之情寵鶩葬欽忘疇昔之隙不咎誕衆使揚土懷愧功高而人樂其成業廣而敵懷其德武昭既敷文筭又洽推此道也天下其孰能當之哉

司馬氏篡魏

魏高貴鄉公正元元年春二月殺中書令李豐初豐年十七八已有清名海內翕然稱之其父太僕恢不碩然敕使閉門斷客曹爽專政司馬懿稱

疾不出豐爲尚書僕射依違二公間故不與奕同
誅豐韜以選尚齊長公主司馬師秉政以豐爲
中書令是時太常夏侯玄有天下重名以曹爽親
故不得在執任居常怏怏張緝以后父去郡家居
亦不得意豐皆與之親善師雖擢用豐豐私心常
在玄豐在中書二歲帝數獨召豐與語不知所說
師知其議己請豐相見以詰豐豐不以實告師怒
以刀鐶築殺之送尸付廷尉遂收豐子韜及夏侯
玄張緝等皆下廷尉鍾毓案治云豐與黃門監蘇
鑠永寧令樂敦共從僕射劉賢等謀曰拜貴人
日若從兵皆出門陛下臨軒因此同奉陛下將

僚人白宜就誅大將軍陛下儻不從人便當劫將去
耳又云謀以玄爲大將軍緝爲票騎將軍玄緝皆
知其謀庚戌誅韜玄緝鑠敦暨皆夷三族　帝以
李豐之死意殊不平安東將軍司馬昭鎮許昌詔
召之使擊姜維九月昭領兵入見帝幸平樂觀以
臨軍過左右勸帝因昭辭殺之勒兵以退大將軍
已書詔於前帝懼不敢發昭引兵入城大將軍師
乃謀廢帝甲戌師以皇太后令召羣臣會議以帝
荒淫無度褻近倡優不可以承天緒羣臣皆莫敢
違乃奏收帝璽綬歸藩于齊使郭芝入白太后太
后方與帝對坐芝謂帝曰大將軍欲廢陛下立彭

城王據帝乃起去太后不悅芝曰太后有子不能
教今大將軍意已成又勒兵于外以備非常但當
順旨將復何言太后曰我欲見大將軍口有所說
芝曰何可見邪但當速取璽綬太后意折乃遣傍
侍御取璽綬著坐側芝出報師師甚喜又遣使者
授帝齊王印綬使出就西昌帝與太后垂涕而別
遂乘王車從太極殿南出羣臣送者數十人司馬
孚悲不自勝餘多流涕師又使使者請璽綬於太
后太后曰彭城王我之季叔也今來立我當何之
且明皇帝當求絕嗣乎高貴鄉公文皇帝之長孫
明皇帝之弟子於禮小宗有後大宗之義其詳議

之丁丑師更召羣臣以太后令示之乃定迎高
鄉公髦於元城髦者東海定王霖之子也時年十
四使太常王肅持節迎之師又使請璽綬太后曰
我見高貴鄉公小時識之我自欲以璽綬手授之
冬十月己丑高貴鄉公至玄武館羣臣奏請舍前
殿公以先帝舊處避止西廂羣臣又請以法駕迎
公不聽庚寅公入于洛陽羣臣迎拜西掖門南公
下輿答拜儐者請曰儀不拜公曰吾人臣也遂荅
拜至止車門下輿左右曰當乘輿入公曰吾被皇
太后徵未知所為遂步至太極東堂見太后其日
即皇帝位於太極前殿百官陪位者皆欣欣焉大

赦改二元爲齊王築宮于河內

二年春文欽毋丘儉起兵壽春司馬師率中外諸軍討之（事見淮南三叛）舞陽忠武侯司馬師疾篤還許昌衛將軍昭自洛陽往省師師令昭揔統諸軍辛亥師卒于許昌　二月丁巳詔以司馬昭爲大將軍錄尚書事

甘露二元年夏四月庚戌賜大將軍昭袞冕之服赤舄副焉　秋八月庚午詔司馬昭加號大都督奏事不名假黃鉞

二年　司馬昭奉帝討諸葛誕（事見淮南三叛）

三年　夏五月詔以司馬昭爲相國封晉公食邑八郡加九錫昭前後九讓乃止

四年春正月黃龍二見寧陵井中先是頓丘冠軍陽夏井中屢有龍見羣臣以爲吉祥帝曰龍者君德也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而數屈於井非嘉兆也作潛龍詩以自諷司馬昭見而惡之

元皇帝景元元年夏四月詔有司率遵前命復進大將軍昭位相國封晉公加九錫　帝見威權日去不勝其怨五月己丑召侍中王沈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自出討之王經曰昔魯昭公不忍季氏敗走失國爲天下笑今權在其門

爲日久矣朝廷四方皆爲之致死不顧逆順之理非一日也且宿衛空闕兵甲寡弱陛下何所資用而一旦如此無乃欲除疾而更深之邪禍殆不測宜見重詳帝乃出懷中黃素詔投地曰行之決矣正使死何懼況不必死邪於是入白太后沈業犇走告昭呼經欲與俱經不從帝遂拔劒升輦率殿中宿衛蒼頭官僮鼓譟而出昭弟屯騎校尉伷遇帝於東止車門左右呵之伷衆犇走中護軍賈充自外入逆與帝戰於南闕下帝自用劒衆欲退騎督成倅弟太子舍人濟問充曰事急矣當云何充曰司馬公畜養汝等正爲今日今日之事無所問也濟即抽戈前刺帝殞于車下昭聞之大驚自投於地太傅孚犇往枕帝股而哭甚哀曰殺陛下者臣之罪也昭入殿中召羣臣會議尚書左僕射陳泰不至昭使其舅尚書荀顗召之泰曰世之論者以泰方於舅今舅不如泰也子弟內外咸共逼之乃入見昭悲慟昭亦對之泣曰玄伯卿何以處我泰曰獨有斬賈充少可以謝天下耳昭久之曰卿更思其次泰曰泰言惟有進於此不知其次昭乃不復更言顗或之子也太后下令罪狀高貴鄉公廢爲庶人葬以民禮收王經及其家屬付廷尉經謝其母母顏色不變笑而應曰人誰不死正恐不

得其所以此并命何恨之有及就誅故吏向雄哭之哀動一市王沈以功封安平侯庚寅太傅孚等上言請以王禮葬高貴鄉公太后許之使中護軍司馬炎迎燕王宇之子常道鄉公璜於鄴以爲明帝嗣炎昭之子也　癸卯司馬昭固讓相國晉公九錫之命太后詔許之　戊申昭上言成濟兄弟大逆不道夷其族六月癸丑太后詔常道鄉公更名奐　甲寅常道鄉公入洛陽是日即皇帝位年十五大赦改元　丙辰詔進司馬昭爵位九錫如前昭固讓乃止

二年秋八月己亥復命司馬昭進爵位如前不受

四年春二月復命司馬昭進爵位如前又辭不受冬十月復命大將軍昭進位爵賜一如前詔昭乃受命昭辟任城魏舒爲相國參軍

咸熙元年春三月己卯進晉公爵爲王增封十郡王祥何曾荀顗共詣晉王顗謂祥曰相王增重何侯與一朝之臣皆已盡敬今日便當相率而拜無所疑也祥曰相國雖尊要居魏之宰相吾等魏之三公王公相去一階而已安有天子三公可輒拜人者損魏朝之望虧晉王之德君子愛人以禮我不爲也及入顗遂拜而祥獨長揖王謂祥曰今日然後知君見顗之重也　夏五月癸未追命舒

陽文宣侯懿爲晉宣王忠武侯師爲景王　秋
八月庚寅命中撫軍司馬炎副貳相國事　冬
月戊午以司馬炎爲撫軍大將軍　冬十月丙
午立炎爲世子
晉武帝泰始元年夏五月魏帝加文王殊禮進王
妃曰后世子曰太子　秋八月辛卯文王卒太
子嗣爲相國晉王　戊子以魏司徒何曾爲晉丞
相　癸亥以票騎將軍司馬望爲司徒　冬十二
月壬戌魏帝禪位于晉甲子出舍于金墉城太傅
司馬孚拜辭執帝手流涕歔欷不自勝曰臣死之
日固大魏之臣也丙寅王即皇帝位大赦改元
丁卯奉魏帝爲陳留王即宮于鄴優崇之禮比魏
魏初故事魏氏諸王皆降爲侯追尊宣王爲宣皇
帝景王爲景皇帝文王爲文皇帝尊王太后曰皇
太后以石苞爲大司馬鄭沖爲太傅王祥爲太保
何曾爲太尉賈充爲車騎將軍王沈爲票騎將軍
其餘文武增位進爵有差　詔除魏宗室禁錮
初置諫官以散騎常侍傅玄皇甫陶爲之玄幹之
子也玄以魏末士風頹敝上疏曰臣聞先王之御
天下教化隆於上清議行於下近者魏武好淩術
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其後
綱維不攝放誕盈朝遂使天下無復清議陛下龍

興受禪弘堯舜之化惟未舉清遠有禮之臣以敦
風節未退虛鄙之士以懲不恪臣是以猶敢有言
上嘉納其言使玄草詔進之然亦不能革也
二年春正月丁亥即用魏廟祭征西府君以下并
景帝凡七室　秋九月戊戌有司奏大晉受禪
於魏宜一用前代正朔服色如虞遵唐故事從之
八年春二月壬辰安平獻王孚卒年九十三孚性
忠慎宣帝執政孚常自退皆後逢廢立之際未嘗
預謀景文二帝以孚屬尊不敢逼及帝即位恩
禮尤重元會詔孚乘輿上殿帝於阼階迎拜既坐
親奉觴上壽如家人禮帝每拜孚跪而止之孚雖
見尊寵不以驕榮常有憂色臨終遺令曰一
士河內司馬孚字叔達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
行道終始若一當衣以時服斂以素棺詔賜東園
溫明祕器諸所施行皆依漢東平獻王故事其家
遵孚遺旨所給器物一不施用
十年邵陵厲公曹芳卒初芳之廢遷金墉也太宰
中郎陳留范粲素服拜送哀動左右遂稱疾不出
陽狂不言寢所乘車足不履地子孫有婚宦大事
輒密諮焉合者則色無變不合則眠寢云安妻子
以此知其旨子喬等三人並棄學業絕人事侍疾
家庭足不出邑里及帝即位詔以二千石祿養病

加賜帛百匹喬以父疾篤辭不敢受粲不言凡三十六年年八十四終於所寢之車

惠帝太安元年陳留王薨謚曰魏元皇帝

晉滅吳

魏元帝景元三年冬十月吳主以濮陽興爲丞相廷尉丁密光祿勳孟宗爲左右御史大夫初興爲會稽太守吳主在會稽興遇之厚左將軍張布嘗爲會稽王左右督將故吳主即位二人皆貴寵用事布典宮省興關軍國以佞巧更相表重吳人失望

咸熙元年秋七月吳主寢疾四月不豫乃手書呼